

■玉渊杂谭

高考改革引人瞩目,其中最大的亮点,应是取消文理分科。世间哪有万全之策,只有相对最为适合,政策更是这样一种东西。对当前已经充分感受到分科弊病的我国来说,取消应是进步之举。

由于文理分科,许多学生从高中一入学开始,就进行了“有选择”的学习,不同程度存在偏科现象。到了大学之后,专业分科就更明显。几十年下来,我们的社会上出现不少这样的“专业”人才:文科生面对一台机器手足无措,或者干脆认为摆弄机器显得不够文雅;理科生想不起李清照哪朝哪代,或者干脆认为根本没必要知道李清照生在什么时候。在网络上,那些咄咄逼人的科技男们,常常会因缺乏科学素养的网

■随想而录

老了依然可以
谈谈未来

文·冯娟

常常会在机场候机区的书店遇到好书。

这次也一样。一进门便看到了蔡澜先生的《老了依然可以谈谈未来》。浅黄色的封面上,一个写着“十年计划”的巨大七彩气球正在慢慢飞升,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和一位长发披肩的美女坐在气球下面的吊牌篮里,挥手与一个瑰丽的星球告别。如果没有猜错,这画应该出自蔡先生御用的插画师苏美露之手。他们之间合作数年,相互欣赏,又惺惺相惜。蔡澜先生多次在自己的书中感叹他们之间的友谊。

这本书延续蔡澜先生以往作品的风格,皆以千字短文成篇,嬉笑怒骂,说尽他眼中的世态,却又又不乏人生智慧。他在这本书里,非常爽朗地谈到死亡。他说,死有什么可怕,那是每个人都要走的路。最坏的打算,已经安排好。万一侥幸能够活到油枯灯尽,那就最为幸福。我母亲就是这样走的。也许,可以像弘一法师一样,回到寺庙,逐渐断食,走前写了“悲欣交集”四字后,一笑归西。葬礼可以免了,骨灰直接撒在维多利亚海港,每晚看到灿烂夜景,妙不可言。他说到的最坏打算,是指患了癌等不治之症,仍然不愿意选择延命的治疗,只可以为了免于疼痛,吃些止痛药,打些医用麻醉剂。

蔡先生一生并无子嗣,他于此看得十分通达。他说,中国人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关于为家族延续后代的事情上,家中其他儿姐担当了责任,我就可以不用操这份心了。但对于年轻人,他却又不吝赐教,大至人生理想,小至日常礼仪,他都在书中做到了尽可能详尽的描述和劝导。

在《穷开心》一章,他说,我父亲也穷,我们小时也过着很穷的生活,但是他写写字,种种花。从池塘捡回来的小荷叶,放在茶杯里,看它长大。穷开心,总比有钱了不开心的好,大家说是不是?三言两语,道尽其达观乐天的人生态度。在谈到烦恼时,他建议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坐着等环境情绪淹没掉你,要站起来做事,写张字,画张画,修剪下草坪,去厨房动手弄点吃的东西,如果以上手工艺都不会的话,打扫下卫生也行,总之,你动一动,走一走,沉到正做的事情里去,坏情绪自然会一扫而光。蔡澜先生的这一建议,我曾在其他的书本里读到过,但若论表达的直捷清简,他是第一。

这本书较之蔡先生早前的作品,更见豁达。人生七十古来稀,至此时节,生活之种种于他,已经没什么不可以谈的。你无论在哪里,闹市中的街角,公园里的长椅,或者家中的沙发上,任何的地方,只要你打开书,你便觉得,你就坐在一位有着慈悲胸怀却又极爱说笑的老人面前,听他聊世俗风景,生活经验。

寓意深远,却又又不失其津津有味。

■人物纪事

一部戏剧,有时波瀾,有时曲折,才能引人入胜;一段人生,变幻迭出,不断超越,就会成就传奇。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出生在传统的中国家庭,却成长于西方的教育环境;他的兄长和弟弟分别进入麻省与哈佛,而自己的科学生涯却在名不见经传的罗彻斯特大学起步,他立志献身于科学,却最终成为能源部长。他就是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一位不断挑战新的角色、演绎奇幻生涯的人。

朱棣文的奇幻人生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在这所以基础研究著称的高等学府,他深受着“基础科学至上”观念的熏陶。导师曾反复告诫他:“应该把精力集中去研究那些涉及物理学根本问题的课题,这些问题一旦解决就会导致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朱棣文和他的同学们也认为,他们只需要关注物理学最基本的问题就可以了。

然而,1978年,当朱棣文结束了在伯克利的博士后生涯,他却放弃了留校从事基础研究的机会,进入了以研发“象牙之塔”著称的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的主任告诉他,“创新包括了把想法变成有用东西的整个创造过程,包含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和从改变或创造整个产业的根本突破直到大而复杂的系统等的广泛技术进展过程。”在这里,他

友回敬一句:“你文科女生吧?”,几乎让人无地自容。而文科生们看到理工男们干瘪的人文修养和审美能力,会面含讥讽地叹一句:你们到底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文科生呢?

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也没有宽容悲悯的人文情怀,即便不是愚民,也很难说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公民。能亲自换一只汽车轮胎,对于文科生是良好的思维补给。读读李清照的诗词虽然不能涨工资,但它带给你的审美体验一定让你明白,人生的美好不仅仅在于逻辑世界。

孔庆东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但几年前看其博客,他常常会在结束一天的阅读后,饶有兴味地做上一道

■窗外有风

翻译,孤独的行当

年轻的翻译家孙仲旭老师弃世的消息得到确认后,如晴天霹雳。一直以为他生龙活虎,能翻译到老,意想不到的事情却这么发生了。我曾译过不少悲伤的小说,但到如今才明白,现实中的悲伤远远超过小说。如此年富力强的热爱文学的译者怎么就突然选择以这种方式来告别世界?

国内的好多翻译爱好者与年轻译者都曾受过孙老师的提携与帮助,有些人甚至是因为批评其译作而受到他的注意。孙老师一直是个大度而热情的人,譬如我与孙老师结识,就是因为我在留言指出他有一处集邮品名词译得不妥,他欣然接纳了建议。那件事发生在九年之前。之后,在那年之夏,因为他的推荐,我有了第一次翻译长篇小说的机会,并一直翻译创作至今。说孙老师是我这个理工科背景的人从事文学翻译的领路人,一点也不为过。

此时再来揣度孙老师受抑郁症困扰的原因已无意义也无必要,但假如时空变换,他在阴阳错下未能走上业余翻译的道路,或许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好的文学译者多半是敏感的人,他们不仅读懂原文,更是捕捉到作者在字里行间传递出的情愫,化身其中,再以包含恰当感情的文字倾注于纸上。

词说文学史(七)

刘成群

南乡子·赋干宝

易道且深长,论断十年欲断肠。妙理难知神鬼事,阴阳,笔底豪侠铁骨香。
鬓角点微霜,魂梦飘飘到越乡。漱酒旧时无路,茫茫,一派涛声一派樵。

南乡子·赋王羲之

快婿数东床,谁解姻缘与梦长。不觉携衣还运笔,茫茫,龙凤浮云两耀光。
放浪对斜阳,列坐群贤绕水香。江左风华修故事,春光,写就《兰亭》泪几行。

南乡子·赋陶渊明

濯足振衣尘,浮浪何须问苦辛。远志不堪寻五柳,鞶鞶,归来今已没身。
信笔写天真,旧谷园蔬皆可人。自娱读书多会意,浮萍,举酒高声唤比邻。

南乡子·赋谢灵运

老病独登楼,极目天涯望帝州。春草池塘如旧梦,休休,一世云烟万户侯。
俊赏最风流,且掷胸中荡荡愁。回首江湖垂钓处,悠悠,欲罢归盟与白鸥。

或者几道中学数学题,比如鸡兔同笼之类,换换脑子。虽然孔庆东早已不复往日谈笑金庸大侠的形象,但这一细节实在很值得称道:长久处在某种固化的思维模式下不仅会疲劳,也容易僵化,跨一下界,交叉一下,可以丰富人的思维结构,乃至活跃其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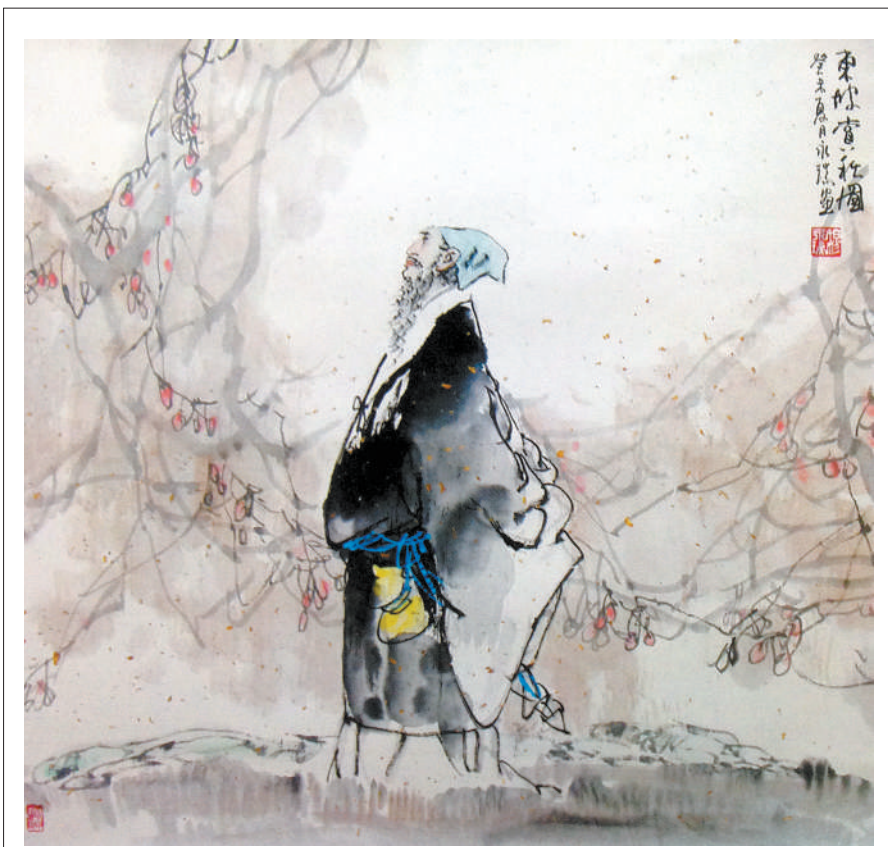
一位从事光学研究的前辈,他常年的床头读物则都是闲书、杂书,甚至是绘本,以此来抵挡高强度、高压科研带来的精神消耗。他自谓这是自己保持科研和人生活力的法宝,没有像一些脆弱的科研人员那样走入神经衰弱和精神抑郁的黑暗地带。

只是大多数普通人并不能做到像学者这样有自觉意识,主动用两种思维来调和自己的精神世界。



翻译一些阴郁灰暗的小说,还往往会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如我就曾翻译过一部可以视为反乌托邦小说的作品,书中描写的专制社会种种细节让我犹如心头压着一块重石,难以平息。那么译过《1984》《上来透口气》等多部反乌托邦巨著的孙仲旭所面临的思想重负更是难以想象。

而如今的文学翻译报酬不如人意。近十年来,物价在涨,房价在涨,翻译的酬劳却是十年如一日,少有变动。翻译家与出版界的编辑们纷纷劝年轻人不要以翻译为事业,因为他们都清楚,单靠翻译,根本生存都难。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年



东坡赏秋图(国画)

穆永瑞

朱棣文的奇幻人生

接触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模式,颠覆了他对创新固有的认识。

正是在贝尔实验室,朱棣文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和捕获原子的方法,这一成就使得他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公报中指出,这一成果使得研究者可以在前人所未能到达的领域内操控物质,对于增进人类对辐射与物质间互作用的理解贡献较大,有助于深入了解低温下气体的量子物理行为和物理特性,使得对单个原子及其内部结构进行精确研究成为可能。

然而,对于朱棣文本人而言,这项工作的意义绝非仅仅是公报中所述的基础科学价值,他更关注的是这项研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他利用激光冷却与原子捕获技术的方法,创造了一种高精度测量原子光谱特性的装置,为进一步制造最精确原子钟计时器铺平了道路。他研制的原子干涉重力仪,能够大幅度地提高测量重力加速度的灵敏度,可以应用于矿产勘探和油气资源的探测。他利用激光冷却原理,成功将重力加速度g的测量精度提升到十亿分之一。这一研究成果被物理学界誉为现代版“比萨斜塔实验”。

1987年,朱棣文被聘为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的教

授,三年后,他又成为物理系的主任,成为该系第一位华裔教授和第一位华裔系主任。此时的朱棣文,已经在国际物理学界拥有尊崇的地位,作为激光冷却与原子捕获研究的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完全可以在既有的研究领域持续深入。然而,已近不惑之年的朱棣文开启了科学生涯的又一次转向,进入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交叉领域开展“Bio-X”研究。

朱棣文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因为他认为应用层面的研究成果会带动基础科学的进步,甚至是突破性的进展。他敏锐地关注到当时生物纳米技术以及生物分子水平上的一些仪器及跟踪和检测技术的最新进展,特别是原子显微镜及微制造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在朱棣文的积极推动下,斯坦福大学建成Bio-X研究中心,包括60多个系的250多位专业研究人员加入了Bio-X研究团队,致力于分子和细胞的结构与功能、组织工程学、计算机生物学、系统神经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方面的研究。

2004年6月,朱棣文出任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主任。美国《科学》杂志在解读这一任命时指出:“朱棣文利用高能物理学技术对生物分子方面所进行的研究,与伯克利实验室的未来发展非常合拍。”然而,在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朱棣文并没有延续生物

文·句艳华

在大众世界里,知识吸收上的偏食让精神也营养不良,思维也发育不全。缺乏科学素养,容易缺乏质疑精神,易走入精神歧途;人文情怀不足则容易使人机器化、异化,也容易陷入精神泥沼。邪教和养生大师的信徒们常常就是前者,流言也容易抓住这部分人以获得传播;而后者则易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容易沉浸在效率的快感之中,比如一度迷失在GDP中的我们。

当然,知识面狭窄的弊病不能全部归罪于高考,但它至少是元凶之一。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存在增加学生学业压力的现象,但长远看,对提高人口素质,进而改变我国“精神文明”略显落后的状态会有助益。

文·思羽

轻人大有人在。他们既然选择了文学翻译,也早就不会抱有合理的经济回报,只为译出让自己满意的译作。

那么,压垮译者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大概是孤独。译者是孤独的行当,翻译需要安静的环境,常常是单枪匹马的长期作业,多少夜里的推敲琢磨才化为一本数百页的译作?可是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读书很多时候却变成了小众的娱乐方式。在拥有13亿人口的偌大中国,一本外国小说却常常连首版印刷的一万册、八千册都卖不完;当现实生活中身边的人只会讨论吃喝玩乐、买房养儿时,醉心于文学、寄心翻译的译者们只会觉得格格不入;是译者与社会脱节,还是社会已然失却理智?当译作没有了读者,译者们该何去何从?

这是缺少读者的孤独,这是缺少知音的孤独。当身边的人都不支持你不认同你,当亲属们都不肯拨冗阅读你赠送的译作,当你试图从网络寻觅到知音却发现网络的世界与现实如出一辙时,你开始怀疑自己的工作,开始怀疑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你发现自己所谓的坚守如此可笑,发现自己在世人眼中就是愚钝的唐吉珂德。

或许,这就是终极的孤独。

■乐享悦读

艾柯的“书”

文·赵柒斤

翁贝托·艾柯应该是很多书虫都心向往之的那种藏书家、作家。这位个人藏书超过三万册,已成享誉世界的学者、符号学家、藏书家的意大利作家,80多岁还能投掷大把的精力放在书的“整理”,像孩童一样把“整理”书的经历点滴汇集,写就《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其对书籍的热爱程度就不言而喻了。

我读了此书,感觉在文字之外多出了一片广阔扎实的田野。他借“记忆”幻化穿越时空,从对纸质书籍本真的热爱到对电子书自我认同的奇想,从对藏书世界奇闻异事的精彩讲述到对一本古书扑朔迷离的起源的细致考察,畅谈奇书逸事,揭示书的意义与价值,为我们详尽推演了一番“书”与记忆、文化与社会、艺术与衍生生物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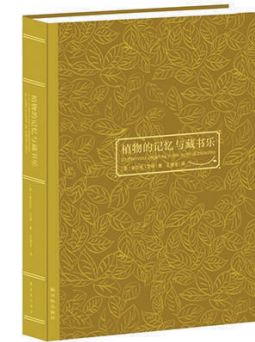
虽然是阐述书的价值和作用,艾柯却偏偏从“记忆”来龙去脉谈起。在阿尔杜斯俱乐部组织的一次讲座上,关于人类的两个弱点(肉体和精神),他说,人迟早会死去,由于无法补救肉体消失这一弱点,人类试着补足精神层面的缺陷,自问是否在死后还有另外一种生存方式,于是记忆诞生了。可是,博尔赫斯笔下博闻强识的富内斯记忆全部,不忘记任何事物,这样全部记忆又是徒劳无用的。然而,当人类第一次发出声音,家族和部落的族长没有能力找到食物的时候,由于语言的存在,老者便成了人类的记忆:他们坐在山洞里、篝火旁,讲述着那些在年轻人出生之前发生的故事(或者只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就是神话的起源)。这种社会记忆的培植,促进了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

艾柯将这些用语言把之前的经历讲给后来人听的老人归类为有机记忆,也就是我们的思维记忆和经过处理的记忆。文字诞生之后,因最开始的文字符号都是印刻在黏土、石头、竹片、贝壳上,这就标志着矿物记忆也随之诞生。另外,因埃及金字塔、哥特大教堂等一些宗教庙宇也同时成为了记录神圣的数字和数学计算的载体,通过它们的雕塑和绘画,远古的故事、道德的准则流传下来。因此,建筑也成了写在石头上的百科全书。随着科技的发展,最初记录表意文字、楔形文字、北欧文字、字母文字的矿物载体也有了新载体——电脑(它的最基本材料是硅)。面对电脑这种最新的矿物记忆,艾柯感到了困惑,进而反省道:“在电脑提供给的庞大记忆仓库面前,我感觉像富内斯一样:纠结于成千上万条细节,可能失去所有的选择标准。”

于是,我们的眼前出现了艾柯命名的第三种类型的记忆——植物记忆。在他看来,书写的发明促成了这种类型记忆的诞生。虽然羊皮纸是用动物的皮制成的,但纸莎草却是植物,而且正是由于纸的发明(从12世纪开始),人们才用碎麻、大麻、粗布等制成了书籍。尤其是“书”的希腊文biblos和拉丁文liber的词源都来自树皮,更能说明“书”天生就与植物有着特殊关系。接着,艾柯笔触一转,无论“书”以何种形式出现,它都使文字个性化,而文字代表着部分记忆,尽管选择性的,但却是根据个人的愿望来选择的。如果你觉得艾柯从琢磨记忆转向发掘书的价值、意义,从存在主义的观点看,不过是横向联系。

可我显然感觉到,面对形形色色的各类对读者,谈书的价值远比挖掘记忆和书籍的零碎历史,挑战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翻书时,不仅要寻找一个人、一种看待事物的个性化的方式,而且还要探究一种思想、一种意图。这样一来,书就演变成对话,有了对书的询问(注释学),我们消除了一切疑问。由此,艾柯认为,正是通过书籍的植物记忆,我们才能把儿时的游戏和成长的记忆连在一起,书中英雄、科学家、运动健儿等的梦想也成了我们儿时的梦想……

所以,读完此书,我就觉得艾柯谈论“书”的价值、作用、意义,虽然显得轻盈、恬淡,却暗藏着汹涌的生命力和探索欲,比“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之类的劝读金句更有说服力。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通过书,寻求的都是慰藉、陪伴、庇护以及询问。

译林出版社2014年8月
王健全译

文·张煌

分子方面的研究,而是将能源安全作为新的研究方向。2007年,他在参加材料研究会秋季峰会时指出:“当今世界,能源安全、经济竞争力和环境是维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的核心是获取安全、洁净、廉价和可持续利用的能源。”在劳伦斯伯克利,朱棣文开始由一名专业科学家向公众科学家的转变。他担任国家健康和核安全协会的主任,并负责国际科学院间的能源研究项目,用实际行动感召更多的科学家投身能源领域的研究。

四年之后,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宣布了新政府的能源环境团队名单,任命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为能源部长。朱棣文也成为继布什政府的劳工部长赵小兰之后,第二位入阁美国联邦政府的华裔部长。从物理学家到能源部长,朱棣文的视野已经由能源技术研发,拓展到能源行业的管理乃至联邦政府能源政策的制定。

从伯克利时代的激光光谱学,到贝尔实验室的激光冷却技术,再到现在从事的能源科学与新能源技术研究,看似是不合逻辑的进展,实则是一名物理学家改变世界进程的生动写照。作为中华民族血脉的延续,朱棣文的奇幻人生,从“学以致用”开始,在“兼济天下”中持续。